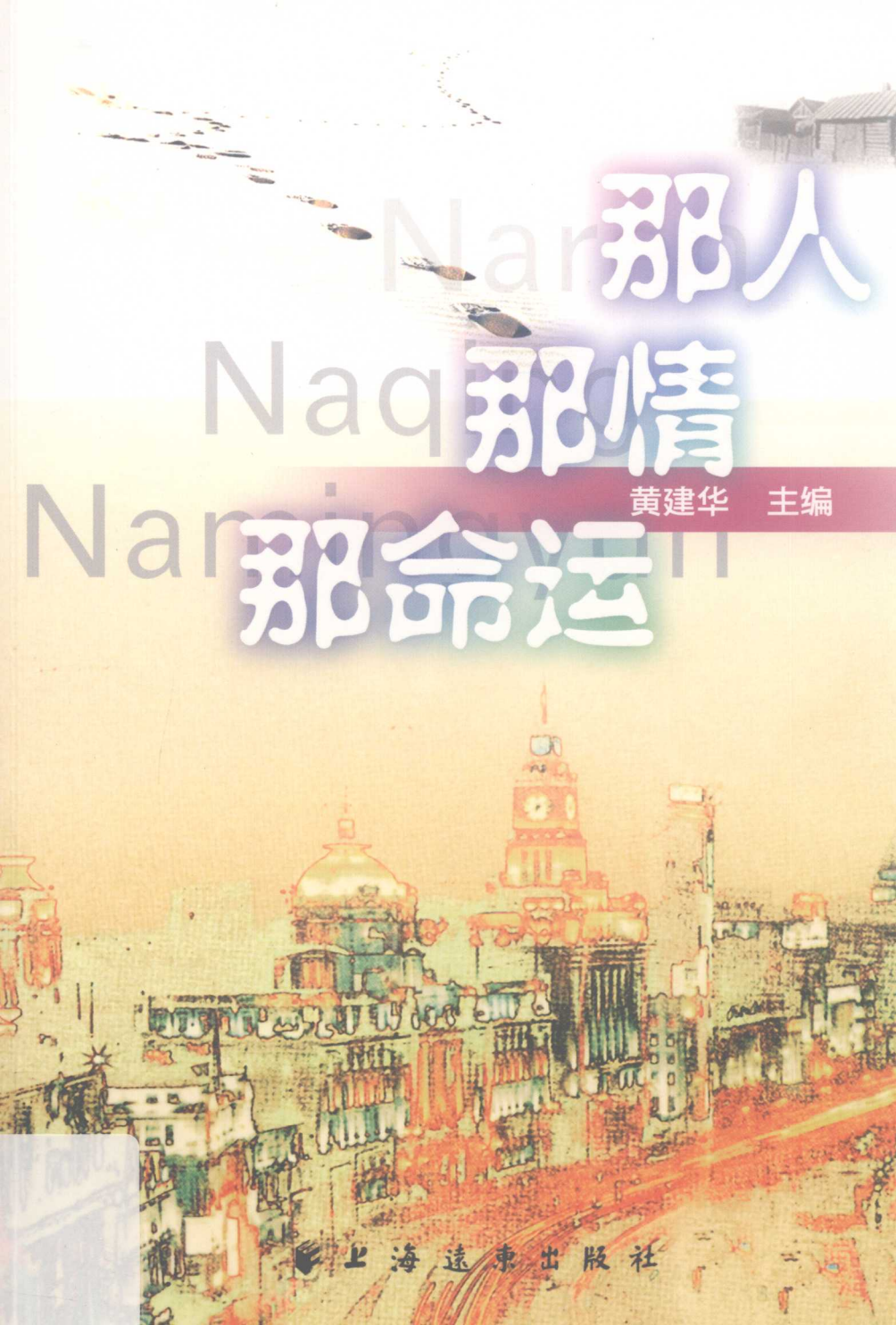




那人那情那命运

黄建华 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那人 那情 那命运

黄建华 主编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人那情那命运/黄建华主编.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476-1470-9

I. ①那… II. ①黄…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4517 号

特约编辑 丁是玲

责任编辑 殷卫星

封面设计 李 廉

那人那情那命运

黄建华 主编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31,000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470-9/I·339
定 价 58.00 元

那人那情那命运

主 编：黄建华

副 主 编：韩自力 林云普

编 委：盛文秀 钟德津 朱怡冰

周路明 费凡平

序

韩自力

这本书是2004年出版的《那山那水那嘎达》续篇。

如果说，《那山那水那嘎达》由一百二十多位知青记录了自己如何来到并融入那片黑土地的故事；那么，《那人那情那命运》则是由六十多位知青记录了自己如何离开那片黑土地的真实经历。

相比之下，“离开”的征稿要比“来到”难了很多。知青来到黑土地的原因和经历基本相似，而离开黑土地的原因和经历却各不相同。书中提到广灵中学六九届试点“一个方向，一种形式，一个班级，一个集体”，八个班317名同学集中到爱辉县插队，后来陆陆续续各自离去的调查，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此书的编者准确地将所有插队知青的“离去”分成了四个阶段，有上山下乡运动还处在早期激情时就通过推荐当兵、上学、招工或因独生子女、家庭特困而结束插队生活的知青；有激情跌落回归现实后通过投亲靠友“转点”而离开边陲农村的知青；有最后大规模通过病退、顶替离开黑土地的知青；当然，此书并没有忽略那些在黑土地收获了爱情并为此坚持、留守到退休后返回上海的知青。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把“离开”时与人不同的感情和命运写出来的，所以，这本续篇的征稿艰难地进行了好多年，终于基本收齐了插队爱辉五千多名上海知青“离去”的各种类型。

读完这本书，不仅能让人知道中国知青大返城是在当时政策的渐进松动下，从插队知青开始的；更能让人真实地感受到知青在拐弯“回家”时，令人唏嘘不已的不同命运和感情：有的急拐，激扬跌宕；有的慢拐，随波缓淌；有的连拐几个弯，上了高坡；有的用力向前冲，一泻千丈……

不同的拐弯，发出了不同的回响。

悔与不悔、怀念与忘却、自豪与沮丧、欢乐与沉痛……甚至赞美与诅咒！

生命就如同河流，谁能在这世界上找到一样的呢？

现在，曾经的“知青”，被称作“老知青”或者被称作“知青人”，就像小溪江河，到了最终去的地方就被称作“大海”一样。

大海在潮起潮落之间，倾听着各种诉说，显示出它无比宽阔的容量。

既然弯都拐过来了，来到浩瀚的大海，那就让悔与不悔并存，怀念与忘却相联，自豪与沮丧共有，欢乐与沉痛互通，赞美和诅咒同在。

此书取名为《那人那情那命运》，不仅表明与《那山那水那嘎达》是相连的姊妹篇，也喻示了知青这个群体从“来到”时的相同境遇，到“离开”后的不同命运。其中有当兵后“从黑河走向柏林”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高级顾问、有推荐上学后再留学定居国外的医学博士、有留守黑土地干了一辈子退休回沪在街道里弄的志愿者、有大返城退休后再回农村帮农民建合作社的法人代表……更多的则是返城后一边安家立业一边为改革开放做出奉献，现在已经颐养天年的退休者。他们用“小白鸽”“小木屋”“匕首”“松木家具”“最后十三枪”等不同的故事，还有对“孩他姑”“东北婆婆”“木匠师傅”长眠于黑土地知青战友的不同思

念，展示了一代知青在命运跌宕起伏中的共同点：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每一个人的生命和感情，无论曾经拐了什么样的弯，现在看到的，都有令人感悟的精彩。

留下真实，待后人评说，此为序。

目 录

序·····	韩自力	001
--------	-----	-----

一

从黑河走向柏林·····	王建政	003
上学·····	谷克仁	014
我的转点经历·····	丁是玲	017
咬钩的鱼·····	朱怡冰	022
回家的“钥匙”·····	李和平	028
回家·····	林云普	034
生命长河的一段·····	杨绪武 矫焕勇	047
我家那套松木家具·····	朱怡冰	050
铜陵新桥矿·····	庄康表	053
魂归故里之一·····	朱怡冰	060
魂归故里之二·····	周忠宝	065
一张难以忘怀的老照片·····	施孝方	069
从美国转来的微信·····	林政保	070
“张三”起猪·····	黄建华	074
拉煤·失友·····	吴志强	079
散伙		
——对南二龙大队知青点撤销的回忆及思考·····	钱中五	085



二

002

我的求学记·····	马 建	095
两“让”大学名额·····	马苏龙	102
回家的路走了 22 年 ·····	盛文秀	107
一波三折回家路·····	黄文雅口述 周路明执笔	117
魂兮归来,哀江南 ·····	林云普	122
从东北到西北·····	茅亚雄	125
告别大新屯·····	丁 路	129
知青·军人·武警 ··· 裴建国等口述 陈惠明 马苏龙执笔		132
再挥手泪依旧·····	余建华	137
命运·····	杨 铿	141
儿子户口落在知青叔叔家·····	高龙德口述 朱怡冰执笔	147
别了,窦集屯 ·····	孙群燕	152
没有重逢的离别·····	盛文秀	155
转点回乡的日子·····	高 莹	162
琴,你现在还好吗?		
——一封无法寄出的致歉信 ·····	朱自强	167
抹不掉的痛·····	高云芳	170

三

“黑户口”的那些日子·····	浦泽幸	177
“袋袋户口”三年半·····	姜爱国	184
我的小木屋 ·····	周忠宝	192
退学,也要回家 ·····	邓其卫	199
又见白鸽·····	费凡平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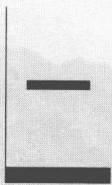
与拖拉机最后告别·····	傅今文	207
集体户的回忆·····	缪虹	213
重阳晚霞兴安岭·····	章解忠	216
藏在心头 34 年的愧疚·····	蔡绍华	221
我的大学梦·····	山水潇	224
我的返城路只用了七天·····	陈宜芳口述 刘昕执笔	229
告别太阳沟·····	季之浩	234
本人成分：农民·····	于彩霞	238
忆於崇华·····	何敏 包德成 董安清	243
1977 年的那次高考·····	周路明	247
趟过法别拉河·····	陈向操	252
上学之路·····	陈璧佩	258
我的两次高考·····	林声勇	263
足球改变命运·····	倪福喜口述 马苏龙执笔	268
圆梦·····	张建平	272
老师·····	陈建灏	276
孩他姑·····	朱怡冰	280
秀梅·····	翁友芳	284
师傅张清林·····	郑良	288
高考病退两地书·····	韩自力	294

四

最后十三枪·····	王刚	331
我放弃了三次返城机会·····	薛保家	337
蓉蓉和她的东北奶奶·····	李援朝	343
黑土地的婆婆·····	沈利华口述 周路明执笔	345
“小芳”遇上痴情郎·····	马苏龙	351
我在黑河当教师·····	谈洁	356



春节在“异乡”.....	张君强	363
献给与我共度青春的朋友.....	李祖蓓	366
高岗屯		
——留我们有青春的记忆	陶建义	374
重逢滕二.....	盛文秀	380
寻梦.....	方云祥 方晓雪	384
反哺黑土地的老知青.....	马苏龙	388
我做不到但我敬仰.....	韩自力	394
从“一片红”到“大返城”——浅析广灵中学六九届		
集体插队爱辉校友的回家路	黄建华 林云普	398
“不差钱”.....	马苏龙	406
后记.....		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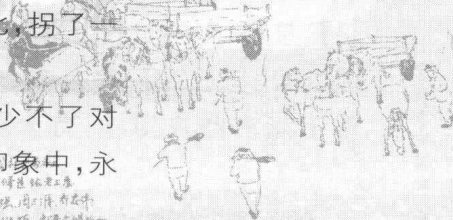
或许是一种幸运？

在大多数人嘻嘻哈哈仍然“少年不知愁滋味”时，已有一些知青离开了生产队，其中有独生子女、家庭特困的，还有当兵、上学、招工的。

其实，幸运回家的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大多最早离开插队生活的知青，直到二三十年后才辗转曲折回到儿时生活的城市。他们的“回家”路与大返城知青相比，拐了一个更大的弯。

夜深人静，在外孤寂的他们，少不了对插队生活的回忆。只是在他们的印象中，永远是早期还充满了激情的知青点。

或许这更是一种幸运？



出劳务拉沙子

图作者：原二站公社三站生产队上海知青 何军

从黑河走向柏林

原四嘉子公社大乌斯力大队

上海知青 王建政



1973年，摄于北京

从1969年11月5日抵达爱辉县插队，到1972年12月23日当兵离开，我在黑龙江的插队生涯总共1142天。时隔45年猛然回首，峥嵘岁月恍若隔世。

1969年11月1日，15岁的我扛着铺盖卷，懵懵懂懂地跟随成千上万的知青大军登上北去的列车。周围其他人都哭得稀里哗啦，自己非但哭不出来，内心反而带着几分兴奋，或许是因为生平第一次出远门，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充满着各种色彩的幻想和憧憬。

1966年“文革”初期，很多高班同学去外地串联，但是父母不让我去，理由是年纪太小。如今，这么多同学一起出门，而且一下子跑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北大荒，心里自然充满了新鲜感。

来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才真正尝到了人间的甜酸苦辣。



爱读书惹出了大麻烦

我从小就是一个书虫,喜欢看书。“文革”期间,家里仅有的一书架藏书全部翻遍了,连竖版繁体字的《红楼梦》也看了好几遍。买不起新书,能够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书寥寥无几,所以对各类图书充满了饥渴。来到黑龙江,读书就更是一种奢望了。那时候,见了各类小说眼睛都会放光!

有一次,随公社劳力上山干活,晚上住在半地下的地窝子,睡的是稻草铺的大通铺。我在邻村老乡那里发现一本厚厚的《武松传》,足有四百多页!这本书有关于潘金莲勾引武松的描写,对所有年轻人的吸引力巨大。经过央求,老乡只同意借我看一宿,从当天晚上七点开始,到第二天早上五点还书,再轮到下一个读者。我兴奋不已,蜷缩在不足一米宽的铺位上,手里只有一支蜡烛可供支配,打起十二分精神秉烛夜读。为了节约蜡烛,我拿出随身带的一把袖珍小剪子,每隔几分钟就剪一下烛芯,使得烛火始终保持在最小亮度,结果一支蜡烛硬是挺了十个小时,一夜终于啃完了那本大部头!第二天照常出工……

还有一次,村里一位年轻的老乡悄悄地借给我一本《三侠五义》,令我爱不释手,压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地品。没想到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大麻烦!年底在评工分大会上,有个老乡对我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说我干活还可以,不惜力,但是有一个不足之处:喜欢看封资修的书籍,枕头底下藏着《三侠五义》。此话的目的就是要压低我的工分,效果不错,立马就把我的工分压到了六分半。当时的最高工分标准是十分,我们男知青的标准是七分,相当于女社员;女知青的工分就更低了,好像是六分。最终评分结果,几乎所有知青的工分都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压低了半分到一分。必须承认,为了一本小说影响了“政治分”,使我小小年纪就受到了很大的精神震动,这也成为我接受再教育最严

峻的第一课。

后来,我的炕上枕边只有三五本书:《中国简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鲁迅文选》等。马克思、鲁迅的著作在“文革”当中没有被禁止,看这类书不会犯忌。每天农活不管多累,躺在炕上总要翻书看。政治类的图书很枯燥,所以每每先看,看困了就拿出鲁迅来品。所谓“品”,是舍不得一下子读完那字字精当的一篇篇杂文,每篇文章要来回咀嚼很多遍。下乡三年,我几乎每晚都是宿舍里最后入睡的知青……

练涂鸦当上了小队会计

业余时间没有多少书可看,知青的兴趣只好转移,宿舍里大多数插兄学会了最简单的乐器——口琴。我口拙,学了几天学不会,于是不再跟风,闲来喜欢练练字。练毛笔字需要墨汁和宣纸,至少也要毛边纸吧!我买不起,于是从大队供销社买来一沓沓最便宜的普通信纸,一有空闲就练钢笔字。一元钱十本信纸,一本用来写信,九本练字。记得当时书店里有一本《汉字快写法》,算得上是最早的行书入门书籍,我如获至宝,一得闲就练上几页,自得其乐。

那个年代队里常开会,传达各级文件,读报纸文章,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小队部开会留下的记忆非常深刻。干了一天农活,大家都很累,每逢开会喜欢脱鞋上炕,躲在远离队长的角落里聊天、打瞌睡。男男女女都会卷“大炮”抽,关东烟弥漫,十分呛人。但是,我却可以尽兴地练字涂鸦,久而久之钢笔行书便有了长进。

或许就因为我这点“舞文弄墨”的爱好,第二年我当上了小队会计。会计是小队委员,相当于全国最基层农村的一个最小的“官”。别看一个小队只有四百多号人,但是账目很复杂,一共有六本账,月底必须平账才行。会计每个月有两天做账的时间,



可以不下地干活，在别人看来我很舒服，但是我感到算账头疼，时不时就会失眠。不过，当队干部也有好处，年底在评工分时就能深刻体会到：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夸奖我，包括那位曾经批评我看封资修图书的社员，结果我的工分第一次评上了最高分十分！

一张伟人像改变了命运

在练字涂鸦的同时，我也经常用碳素笔画一些素描小品。主要题材无非是当时流行的样板戏英雄人物。有一次兴起，居然用广告色和硬板纸画了一大幅马恩列斯毛伟人像，并在上海插队干部老李的指导下写下了“OUR GREAT TEACHERS(我们伟大的导师们)”一行英文字。因为是用九宫格方式画的，伟人像自然很逼真，可是很多老乡并不了解啥叫九宫格，一个劲地夸我有才。我不无得意地把这张画贴在知青宿舍的墙上，一直到我离开大乌斯力也没有摘下来。

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张伟人像，后来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下乡三年，日子越久脑子里越加迷茫，眼前根本看不到未来的路在何方。当年的时髦口号是“屯垦戍边”“扎根农村一辈子”，然而在我们知青的心底里，似乎从来没有真的设想过会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劳动一辈子。至少我是没有认真想过“扎根”，尽管我是“小队干部”、大队团支部委员。

18岁那年的秋天，晴天一声春雷——北京部队到黑河来征兵！队里居然有名额，所有知青都有资格报名！这个消息，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下来，饥饿难耐的知青哪个不想分享一口！于是，我们男知青几乎全部报了名。

经过公社体检，淘汰了一大半老乡青年和知青，距离当兵的目标近了一步。此时，我父亲还在上海金山卫的五七干校“牛